

春秋左傳正義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二

昭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經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

自鄆行

公至自齊

居于鄆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僚，巫戰民罷，又伐楚喪，故光乘

間而動稱國

疏

注僚，巫至在僚，示無道之驗，僚以十六年即位十七年

正義曰：杜數僚之罪以

與楚戰于長岸二十三年，伐州來，敗楚于雞父，其年又使

太子諸樊入，即二十四年滅巢及鍾離，此年又因楚喪而

伐之，是其巫戰民罷，又伐楚喪，故光得乘間而動稱國以

弑罪在僚也。言舉國皆欲弑之，非獨光之罪，故不書光弑。

楚殺其大夫卻宛

無極楚之讓人宛所明知而信近之以取敗亡故書名罪宛

疏

注無極至罪宛正義曰文七年宋殺其大夫傳曰不稱名非其罪也死者無罪則不稱其名是稱名者

皆為有罪矣此卻宛書名故杜跡其為罪之狀書名所以罪宛也

秋晉士鞅宋樂

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冬

十月曹伯午卒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邾快來奔

無傳快邾命卿

也故

疏

注快邾至故書正義曰邾是小國其臣見於經者甚少唯此與襄二十三年邾卑我來奔書

者二人而已釋例曰魯之叔孫父兄再命而書於經晉之司空亞旅一命而經不書推此知諸侯大夫再命以上皆書於經自一命以下大夫及士經皆稱人名氏不得見此皆典策之正文也小國之卿或命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

數故不書之邾卑我之等其奔亡亦多所書唯數人而已
知其合制者少杜言數人謂此快與卑我及曹公孫會也
是言快是邾之命卿備於禮成爲卿故
書也快不書氏蓋未賜族無可稱也
公如齊自鄆行公

至自齊居于鄆無傳

傳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

言在外也

在外邑故書地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

前年楚平王卒

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

二子皆王僚母弟潛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

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

國

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

遂聘于晉以觀諸侯

親疆

楚莠尹然工尹麋帥師救潛

二尹楚官然麋

其名

左司馬沈尹戍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

以濟師

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王馬之屬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濟益也

與吳

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

沙水名

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

不能退

楚師疆故吳不得退去

吳公子光曰此時也

弗可失也

欲因其師徒在外國不堪役以弑王

告鱣設諸曰上

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

光吳王諸樊子也故曰我王嗣

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

至謂聘還

鮑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

若我何

猶言我無若是何欲以老弱託光

光曰我爾身也

言我

身猶爾身

夏四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

掘地爲室王

使甲坐於道及其門

坐道邊至光門

門階戶席皆

王親也夾之以鉞着者獻體改服於門外

着進食也獻體解衣

執着者坐行而入

坐行膝行

執鉞者夾

承之

承執着者

及體以相授也

鉞及進着者體以所食授王

光

偽足疾入于堀室

恐難作王黨殺已素辟之

鱒設諸寘劍

於魚中以進

全魚

抽劍刺王鉞交於曾

交鱒諸曾

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爲卿

闔廬光也以鱒諸子爲卿

季子

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

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

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

道也

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是亂由先人起也季子自知力不能討光故云爾

復

命哭墓

復使命於僚墓

復位而待

復本位待光命

吳公子

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鍾吾小國楚師聞

吳亂而還

言聞吳亂明卻宛不取賂而還

卻宛直而和國人

說之

以直事君以和接類

鄢將師爲右領

右領官名

與費無

極比而惡之

惡卻宛

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

極諧卻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

子惡

卻宛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

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

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

酬報

無極曰

冷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

擇取以進子常

取五

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

酬之

曰無極辭

及饗日惟諸門左

張惟陳甲兵其中

無極

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

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

此春救潛之役

吳可以

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

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

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

將師而告之

告子惡門有甲兵將害己

將師退遂令攻郤

氏且爇之

也 爇燒

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

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

菅焉或取一秉秆焉

編管苦也秉把也秆稈也

國人投

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

炮煇 郤宛

盡滅郤氏之

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

今終陽 甸子

與

晉陳及其子弟

晉陳楚大夫皆郤氏黨

晉陳之族呼於

國曰郤氏帶貳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

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蒙救也令尹盡

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

為下殺無極張本

疏

注二

子至母弟 正義曰賈逵云然當是相傳說耳未必有正

文也三十年傳此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于西

諫曰吳光新得國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言又

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謂此二子為光之讎或當

是僚母弟也 聘于上國 正義曰服虔云上國中國也

蓋以吳辟在東南地勢卑下中國在其上流故謂中國為

上國也 下云遂聘于晉則上國之言不包晉矣當摠謂宋

衛陳鄭之徒為上國耳亦不知其時聘幾國也經不書宋

必以至魯禮弓云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

於藏博之間鄭玄云魯昭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

是也如鄭之言此時或聘齊也 注季子至州來 正義

曰襄三十一年注云延州來季札邑此又分拆之言本封

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成七年吳入州來注云楚
邑淮南下蔡縣是也十三年吳滅州來二十二年傳云吳
伐州來楚遂越救之則州來未爲吳有不可以封札也釋
例土地名延州來闕則延陵州來並闕不知其處杜意當
謂吳地別有州來非楚邑也鄭立云季子諱國居延陵因
號焉襄二十九年公羊傳曰季子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
國然則季子雖則諱國猶尚仕爲吳卿非自竄於彼地吳
世家云季札封于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杜言封是也封
謂賜之爲采邑耳注二尹楚官正義曰楚官多以尹
爲名知二尹是官名耳其莠王之義不可知也服虔云王
尹主官內之政莠不可解王未必然定本王作工注都
君至校人正義曰都謂國都在都君子明是在都邑之
士也都邑之士以君子爲號故知是有復除者謂優復其
身除其徭役賈逵云然今之律令猶名放課役者爲復除
是漢世以來有此言也此人或別有功勞或曲蒙恩澤平
常免其徭役事急乃使之耳周禮校人掌養馬知王馬之

屬是王之養馬之官屬也抄人職云凡頒良馬而養乘之
乘馬一師四圍三乘爲阜阜一趣馬三阜爲繫繫一馭夫六
繫爲旄旄一僕夫六旄成校校有左右騶馬三良馬之數
麗馬一圍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諸侯六
閑養馬之人多矣此唯養馬不給餘役今亦事急而僇使
之遇于窮正義曰土地名窮闕也本或窮下有谷字
者爲定七年傳敗尹氏于窮谷涉彼而誤耳上國有言
正義曰賈逵云上國中國也服虔云上國謂上古之國賢
士所言也此猶如上文聘于上國則賈言是也注光吳
至王嗣正義曰吳世家云吳王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
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
季札諍不可乃立諸樊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祭欲傳以次
必致國於札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餘祭卒弟餘昧
立餘昧卒欲授季札札諍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必
致季子今逃位則餘昧侈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餘昧之
子僚爲王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爲吾父兄弟四

人當傳至季子季子不受光父先立若既不傳季子亦當立遂殺王僚光代立爲王是史記以光爲諸樊之子僚爲夷昧之子也襄二十九年公羊傳曰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闔閭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世本云夷昧及僚夷昧生光服虔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也是用公羊爲說也杜言光吳王諸樊子用史記爲說也班固云司馬遷采世本爲史記而今之世本與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依馮故杜以史記爲正也光言王嗣者言已是世適之長孫也注猶言至託光正義曰古人言有顛倒故杜以爲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恐已死之後不能存立欲以老弱託光也彭仲博

云當言見無我若何我毋無我當如何我字當在若上
門階至親也 正義曰言從門至階從階至戶從戶至席
皆是王之親兵也 鉞 正義曰說文云鉞劍也則鉞是
劍之別名 及體以相授 正義曰鉞之鋒刃及進羞者
體也王之左右必更有人受羞以進王故言相授也雖則
相授進羞者得至王所 注全魚炙 正義曰吳世家云
鱠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匕首者
劍首如匕匙手匕首謂執匕首也 取五甲五兵 正義
曰周禮司右云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鄭引
司馬法曰弓矢圍及矛戟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
救長然則弓矢及矛戟戟五者皆名爲兵此云五兵當是
一種器耳不知取何兵也服虔云兵戟也 注編管至橐
也 正義曰釋草云白華野管加璞云管茅屬釋器云白
蓋謂之苦李巡曰編管以覆屋口苦郭璞曰白茅苦也是
編管爲苦也秉把詩毛傳文也說文云秆禾莖也是
也或取一片苦或取一把橐言口不肯燒之 國人至地

之正義曰國人投之謂投管矜於地故遂不燒也令尹
地之一句是鄢將師令衆之辭服虔云民不肯蒸也鄢將
師稱今尹使女燧炮
之燧炮蒸皆是燒也秋會于扈令戎周且謀納

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

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子梁宋樂祁也貞子

衛北官喜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

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

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復猶安也

休公徒之怒也休息也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

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
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
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

淮夷魯東

夷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

公雖在齊言齊不致力

有

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

權而弗敢宣也

宣用也

事君如在國

書公行告公至是也

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
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

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以難納白晉君

疏

懼禍至道也 正義曰言季氏無罪而公濫討之叔孫氏亦懼禍之濫及於已而自同心於季氏俱叛公此乃天之

常道也

孟懿子陽虎伐鄆

陽虎季氏家臣伐鄆欲奪公

鄆人

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懼久矣

懼疑也言使弃君不疑

君亡者必此衆也

言君據鄆衆以與魯戰必敗亡

天既禍之

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

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

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

且知近鄆地

疏

孟懿至伐鄆正義曰伐鄆

欲奪公鄆使公不得居也。不書者，伐公逆事，不可以告廟。
國史無由得書。猶有至貶也。正義曰：言尚有鬼神以

助焉。此戰當敗也。况無鬼神乎。

楚卻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

者莫不謗令尹。

進胙，國中祭祀也。謗，詛也。

沈尹戌言於子

常曰：夫左尹與中旣尹莫知其罪，而子殺

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

左尹，卻宛也。中旣尹，陽令終。

戌

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

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

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

在十五年。

出蔡

侯采

在二十一年

喪大子建殺連尹奢

在二十一年

屏王

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

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

極也

邇近也

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

三不辜 郤氏陽

氏晉 陳氏

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

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

愆位

在位無愆過

吳新有君

光新立也

疆場日駭楚國

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

今子愛護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
是死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

無極與馮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

乃止

疏

馮將師矯子之命

正義曰令尹召馮將師
告之以郤宛門有甲耳不令攻郤宛也馮將

師退而令馮使攻
之是矯令也命也

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

設饗禮

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

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

比公於大夫也
禮君不敵臣宴

大夫使宰爲主獻獻爵也請
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

子仲之子曰重爲齊

侯夫人曰請使重覓

子仲魯公子慙也十三
逐季氏不能而并也

酒禮而欲使重

子家子乃以君出

辟齊疏朝
夫人歸

見從宴姝也

至飲酒

正義曰禮為諸侯相為賓主國待之有

三禮享為大鄭玄云享大牢以飲賓是為禮之大

以公雖法鄆以齊為主此年已再如齊數相見不為賓客

故言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須設饗禮焉其飲酒也勸其用

宴禮而飲酒耳

注比公至坐也

正義曰燕禮者公燕

大夫之禮也公雖親在而別有主人鄭玄云主人宰夫也

宰夫大宰之屬掌賓客之獻飲食者也君於其臣雖為賓

不親獻以其尊莫敢抗禮也今齊侯與公飲酒而使宰獻

是比公於大夫也獻獻爵者禮有三酌獻也酬也酢也獻

酬是主人獻賓唯酢是賓答主人耳禮君不敵臣宴大夫

使宰為主即燕禮是其事也杜以宰獻而請安謂齊侯請

自安於別室不在坐也劉炫云案燕禮司正洗角解南面

坐奠于上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
曰以我女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妄彼是請實使自安當
如彼使宰請魯侯自安耳主人請安謂主人使司正請安
于賓賅度亦然杜今云齊侯請自安非也今知不然者齊
鄉飲酒禮賓主相敵主人亦請安于賓然則齊侯與公敵
禮之實乃是常事何須傳載其文以見卑公之義明是齊
侯請欲自安不在其坐明慢公之甚劉不
齊思此理用燕禮請安之義而規杜非也 十二月 晉

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經所
以不

書戍周籍
琴籍談子

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經傳

而莫公如晉次于乾侯 乾侯在魏都斥丘縣晉竟內邑 丘縣晉竟內邑

月丙戌鄭伯寧卒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六月葬鄭定

公

無傳三月而葬速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無傳未同盟而

赴以名

冬葬滕悼公

無傳

傳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

齊侯卑公故適晉

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

其造於竟

欲使次於竟以待命

弗聽使請逆於晉晉

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

个辱在寡人

一个單使

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

逆君

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

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

逆著乾侯也言

公不能用子家所以見辱

晉祁勝與鄔臧通室

二子祁盈家臣也通室易

妻

祁盈將執之

盈祁午之子

訪於司馬叔游

叔游

司馬叔侯之子

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

有徒

鄭書古書名也言害正直者實多徒衆

無道立矣子懼不免

言世亂

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詩大雅

姑已

若何

姑且也

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

言討家臣無與國事

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爲之言

於晉侯晉侯執祁盈

以其專戮

祁盈之臣曰

將皆死

鈞同也

憖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

以爲快

憖發語之音

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

及揚食我

揚叔向邑食我叔向子伯石也

食我祁盈之黨也

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

欲娶於申公巫臣氏

夏姬女也

其母欲娶其黨

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

言父多妾

媵而庶子鮮少嫌母氏性不曠

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

子靈

巫臣妻夏姬也三夫陳御叔楚

襄老及巫臣也時巫臣已死

一君

陳靈公

一子

夏徵舒

而亡一國

陳也

兩卿矣

孔寧儀行父

可無懲乎吾

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

子子貉之妹也

子貉鄭靈公夷

子貉早死無後而

天鍾美於是

是夏姬也鍾聚也子貉死在宣四年

將必以是大

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黓黑

有仍古諸侯也美髮為黓

而

甚美光可以鑑

髮膚光色可以照人

名曰玄妻

以髮黑故

樂正后夔取之

夔舜典樂之君長

生伯封實有豕

心貪慄無厭忿類無期謂之封豕類戾也有

窮后羿滅之蔓是以不祀羿篡夏且三代

之亡共子晉申夏以末喜殷以妲己

亡也共子晉申周以褒姒三代所由

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尤異叔向懼不敢

取平公彊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

之母走謁諸姑子容母叔向嫂伯曰長叔姒生

男兄弟之妻相謂姒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

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

氏矣遂弗視

疏

惡直至有徒 正義曰以直為惡 以正為醜惡直事醜正道如此人

者實蕃多有徒眾言時世慕善者少從惡者多 詩曰至

立辟 正義曰詩大雅板之篇刺厲王之詩辟邪也辟法

也民之多有邪辟於此之時無自謂所立者為法是言無

道之世法不可為古辟辟字同音異耳 鈞將皆死 正

義曰鈞同也殺勝與滅盈亦死不殺盈亦死同將皆死不

如殺之使盈聞而快意 吾母多 正義曰言父多妾勝

而謂之毋多者意言庶弟少據庶弟而發言故謂父妾為

毋耳 殺三夫 正義曰三夫皆自命盡而死其死不一

夏姬而云三夫者婦之配夫欲其偕老其夫數死是妻

之薄也故以為夏姬之咎 一君至兩卿 正義曰一君

一子也上殺文兩卿亦蒙亡文也以兩卿棄位出奔身不

死故曰亡也此事皆宣十年十一年傳 甚美必有甚惡

正義曰物忌大盛善不可常暑往寒來晝明夜暗孰能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常況人乎故甚美必有甚惡也甚美謂夏姬之身甚惡當在其後言其種胤當惡故禁其子取之 子貉至於是 正義曰此因鄭靈早夭而夏姬美推之爲此言耳不是兄早死而妹必美也猶今俗語云衰家女未必慧慧家女未必衰 將必至敗也 正義曰夏姬淫惑喪國滅家叔向之母猶謂未是大敗故言將必以是大有敗也十四年傳稱施邢侯者或是夏姬之男此殺

楊食我又是夏姬之外孫其種類蓋盡矣

生女黥黑

正義曰黥即髡也詩云鬢髮如雲毛傳云鬢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說文云鬢稠髮也然則鬢者髮多長而黑美之貌也此傳黥下有黑則黥文不兼於黑故賈杜皆云美髮爲黥 注髮膚至照人 正義曰傳於黥黑其美之下乃云光可以鑑知髮與肌膚二者光色皆可以照人 注變

舜至君長

正義曰尚書舜典云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胃

子是夔爲舜之典樂之官也正長也后君也故云典樂之

君長王朝公卿故以后言之猶謂稷爲后稷 生伯至封

豕 正義曰豕心言其心似豬貪而無恥也方言云晉魏

河內之北謂憚爲殘楚謂之貪則憚亦貪也賈逵云憚者

貪也其人貪者財利飲食無知厭足忿怒很戾無有期度

時人謂之大豬 注類戾也封大也 正義曰以類忿共

文則類亦似忿故以爲戾言很戾也定四年傳封豕與長

蛇相對知封爲大也服虔云忿怒其類以厭其私無期度

也 注夏以至姬廢 正義曰晉語云史蘇曰昔夏桀伐

有施氏有施氏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與伊尹比而

亡夏殷辛伐有蘇氏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

與膠革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似女焉褒

姒有寵主伯服於是與虢石甫比逐大子宜咎而立伯服

大子奔申申人鄙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是三代

所由亡之事也共子之事具見於傳 苟非至有禍 正

義曰苟誠也誠不以德義自持則必有禍 注兄弟至謂

姒 正義曰相謂者姒者謂長者爲姒也子容是伯革之

姒

子其兄弟伯華最長叔向次之其餘諸弟皆小於叔向故謂叔向爲長叔叔向之妻其年長於子容之母故稱長叔如也釋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如後生爲娣孫炎曰同出俱嫁事一夫也公羊傳曰娣者何弟也此其義也是言其事一夫者長爲如幼爲娣自以身之長幼生娣如之名其娣如之名不由夫之長幼也釋親又云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婦謂長婦爲如婦自以身之長稚相謂也喪服小功章云娣如婦報傳曰娣如婦者弟長也傳言弟長者雙訓娣如言娣是弟如是長也鄭玄云娣如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婦謂長婦爲如婦亦取爾雅之文以解弟長之美是以身之長幼謂矣

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

政

魏子

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

七縣祁祁平陵潁陽塗水

馬首

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

銅鞮平陽楊氏 司

馬彌牟為郟大夫

大原郟縣

賈辛為祁大夫

大原

祁縣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

戊魏討庶子梗陽在大原晉陽縣南

知徐吾為塗水大夫

徐吾知盈孫塗水大

原榆次縣

韓固為馬首大夫

固韓起孫

孟丙為孟大

夫

大原孟縣

樂霄為銅鞮大夫

上黨銅鞮縣

趙朝為

平陽大夫

朝趙勝曾孫平陽平陽縣

僚安為楊氏大夫

平陽

楊氏縣

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

二十二年

辛烏帥師納敬王

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

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

卿之庶子
爲餘子

其四

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

四人

司馬彌牟孟丙樂霄僚安也受縣而後見言采衆而舉不以私也

魏子謂成鱗

鱗晉大夫

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

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

遠疏也

近不偪同

不偪

同位居利思義

不苟得

在約思純

無濫心

有守心

而無滯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

商光有天下

光大也

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

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

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

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

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

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詩大雅美文王能王大國受天

福施及子孫心能制義曰度帝度其心德正應和曰莫

莫然清靜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施而無私物得

其所無教誨不倦曰長教誨長人之道賞慶刑威曰

災類也

君

作威作福
君之職也

慈和徧服曰順

唯順故天
下徧服

擇善而

從之曰比

比方善事
使相從也

經緯天地曰文

經緯相錯
故織成文

九德不愆作事無悔

九德上九曰也皆無
愆過則動無悔吝

故襲

天祿子孫賴之

襲受也

主之舉也近文德矣

所及其遠哉

舉魏戊等勤施無私也其四人者
擇善而從故曰近文德所及遠也

賈

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

向適鄭駸蔑惡

惡貌醜

欲觀叔向從使之收

器者

從隨也隨使人
應飲俎豆者

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

史記皆謂羊舌赤爲銅鞮伯華是銅鞮亦羊舌邑也平陽之次在銅鞮揚氏之間知亦羊舌邑也 注二十至敬王

正義曰二十二年傳曰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賈辛軍谿泉司馬督次于社督即烏也此衆軍並爲伐子朝欲納敬王 注卿之至餘

子 正義曰宣二年傳云官卿之適以爲公族又官其餘

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注云餘子適子之母弟也庶子妾子也彼適庶分爲三等故餘子與庶子爲異此無所

對故惣謂庶子爲餘子也此四人之內當有妻妾生者

也知徐吳韓固是卿之孫也趙朝卿之曾孫也而並稱餘子者言其父祖是餘子就餘子子孫之內選其賢者而用

之此曰人不失常職能守其父祖之業者也 對曰至可乎 正義曰遠不忘君言職雖疏遠而心在公室常忠敬

也近不偏同言親近有寵不偏迫同位常謀共也居利思義臨財不苟得思義可取乃取之也在約思終處貧備而思純固無叨濫之心也有守善之心而無淫邪之行雖則

乎敬之哉毋墮乃力

墮損也

仲尼聞魏子之

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

謂舉魏子

遠不失舉

以賢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

先賞王室之功故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

詩大雅永長也言能長配天命致多福者唯忠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

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疏

分祁至氏大夫正義曰此祁氏與

羊舌氏之田舊是私家采邑二族既滅其田歸公分爲十縣爲公邑故選置大夫也傳文先祁後羊舌故依下文選置大夫之次上七縣爲祁氏之田下三縣爲羊舌氏之田且五年傳謂伯石爲揚石明揚氏是羊舌之田也家語與

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鬻明也

素聞其賢故聞其言而知之

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

賈國之大夫惡亦醜也

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

為妻御之臯澤

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

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

子少不颺

顏貌不揚顯

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

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

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

因賈辛有功而後舉行之言人不可無能

親子而與之縣不亦可乎 昔武至親也 正義曰武

王克商得封建諸國歸功於武王耳此十五國或有在

封者非武王之時盡得封也尚書康誥之篇周公營洛之

年始封康叔于衛洛誥之篇周公致政之年始封伯禽于

魯明知武王之時兄弟未盡封也僖二十四年傳稱周公

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亦以周公爲制禮

之主故歸功於周公耳非盡周公封也九年傳曰文武成

康之封建母弟則康王之世尚有封國宣王方始封鄭非

獨武王周公封諸國也僖二十四年傳數文之昭也有十

六國此言武王兄弟之國十五人者人異故說異耳非武

王封十五周公始加一也以魯衛驗之知周公所加非唯

一耳 詩曰至孫子 正義曰詩大雅皇矣之篇美文王

之德也唯此文王之身爲天帝所祐天帝開度其心令其

有揆度之惠所度前事莫不皆得其中也又使之莫然安

靜其德教之善音施之於人則皆應和之也又能有監照

在下之明又能有勤施無私之善又能教誨不倦有爲人

在下之明又能有勤施無私之善又能教誨不倦有爲人

師長之德又能賞善刑惡有爲人君上之度既有人君之德故爲人君正此周之大邦也其施教今能使國人佩服而順之既爲國人順服又能擇人之善者比方其善乃從而用之以此文王之德比于上世有能經緯天地文德之王如堯舜之輩其此詩人稱比較于文王之九德其德皆是無爲人所悔吝者言文王之德堪比或以爲比于前世文德之王義亦通也以此之故既受天之祉福施及于後世之子孫得使長王天下也此章文次如此者德皆天之所授故先言帝度其心明以下皆蒙帝文也德由心起故先言心能度物也心既能度然後能施爲政教故次莫其德音言變政教清靜也爲君所以施政故先言政教清靜乃論身由之德故次能明能善其明與善還是德音之事施之於人有照臨之明勤施之善耳心能施而無私乃可爲人君長故次言克君長即師也學記曰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先言長後言君也既言克君長則言爲君之長則言爲君之君也言曰且大邦也既爲大邦之師則使

國人皆曰此王之意也民皆順服又須擇善而行之故次克

比也此于文王其德無所可恨故言受天之福澤也世

以結之此傳言唯此文王詩作維此王季經涉亂字即

有異語後人因而兩存不敢追改今王肅注毛詩及詩

亦作布文王鄭注毛詩作維此王季故解比于文王

王季之德可以比于文王也劉焯云此作唯此文王不可

以文王之德還自比文王故知比于文王可以比于上代

文德之王也心能制義曰度正義曰心能制斷時事

使合於義是為善揆度也言預度未來之事皆得中也

德王應和曰莫王義曰毛詩莫作貊樂記引此詩亦作

莫釋詁云穆安定也郭璞云皆靜定毛傳云貊靜也其

德既正為政清靜故有所施為民皆應和易繫辭曰君子

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即此義也莫是清靜

之意故杜云莫然清靜注施而至類也正義曰勤行

也惠信無偏私物皆得所是無失類也鄭玄云類善也無

失類者不失常之類也賞也刑威曰君正義曰人君

賞也刑威曰君正義曰人君

執賞罰之柄以賞慶人以刑威物是為君之道 慈和福

服口順 正義曰人君執慈心以惠下用和善以接物則

天下編服而順從之故為順也 易繫辭云天之所助者順

故杜云唯順故天下編服 經緯天地曰文 正義曰易

稱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言德能順天隨天

所以為如經緯相錯織成文章故為文也 注近文德所及

遠 正義曰成鱗引此詩者唯欲取克類克比二事同於

文王故云近文德矣文王以此德故得施于子孫魏子

既近文德亦將所及遠也 從使之車器者 正義曰下

云叔向將飲酒將欲舉爵而飲此則飲猶未畢使者擬收

器耳未即收也 一言而善 正義曰舊說云一言者謂

或由上徹由下 御以如臯 正義曰詩云鶴鳴于九臯

臯為澤也如往也為妻御車以往澤也 遂如故知 正

義曰遂如故舊相知 詩曰至忠也 正義曰詩大雅文

王之篇也言王者長自言我之所為配上天之命而行之

是自求與多之福使歸已此詩之意言忠則然也言禮

能忠必有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
多福歸之

上上魏子

其大宗賂以女樂

訟者之大宗

魏子將受

之魏戊謂閻沒女寬

二人魏子之屬大夫

曰主以不賄

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

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

魏子朝君退而待於魏子之庭

饋入

召之

召二大夫食

比置三歎既食使坐

更命之令坐魏

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
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

人酒不夕食

或他人也
言飢甚

饋之始至恐其不足

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

足是以再歎

魏子中軍帥
故謂之將軍

及饋之畢願以

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

屬足也言
小人之腹

飽猶知厭足君
子之心亦宜然

獻子辭梗陽人

傳言魏氏
所以興

疏

注魏

子至將軍 正義曰晉使卿為軍將謂之將中軍將上軍
此以魏子將中軍故呼為將軍及六國以來遂以將軍為

官名蓋其

元起於此

經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以乾

侯致不得

疏

注以乾至侯故

正義曰二十五年

見晉侯故

疏

于齊齊侯唁公于野井二十六年經書公

至自齊公雖不至齊都既入齊竟得與齊侯相見故書公
至自齊往年公如晉次于乾侯雖入晉竟不得與晉侯相

見故書至自乾侯以乾侯致
告於廟者為不得見晉侯故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唁公至晉不見

疏

注唁公至晉不見受

正義曰詩毛

受高張高偃子
傳曰弔才國曰唁二十五年公新失
國齊侯唁公可矣於此復唁公者公以齊不憂已棄而適
晉望得晉人矜之晉侯不肯見公齊侯心復恨公嫌公此

舉故遺唁公所以嘆也公也故云唁公
至晉不見受又似更復失國故唁之

公如晉次于

乾侯

復不見受
往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無秋

七月冬十月鄆潰

無傳又逃其上
曰潰波散折公

疏

注民逃至
叛公正

義曰民逃其上曰潰又三年傳例也公自二十六年以來常居于鄆此時公既如晉必留人守鄆鄆人潰散而叛公使公不得再入來當是季氏道之德然

傳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

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比公於大夫子家子曰

齊里君矣君祇辱焉言齊當齊道取辱公如乾侯

為齊所卑故復
疏注比公於大夫 正義曰傳稱范宣子撫荀偃云事吳致不如事主醫和

謂趙文子曰主是謂矣如此之類大夫稱主傳文多矣今高張以齊侯之命稱公為主恐以晉不受公故輕侮之比

公於大夫也
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晉氏圍及

原伯魯之子

皆子朝黨也稱伯魯子終不說學

尹固之復也

六年尹固與子朝俱奔楚而道還

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

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

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鄆以

叛陰不佞敗之

趙車子朝之餘也見王殺伯盈等故叛鄆周邑

疏

注二十至

道還

正義曰尹固復還之年尚雖不載以婦人尤之云其過三歲乎知以二十六年在道而還至此爲三歲也

平子每歲賈馬

賈其也

具從者之衣履而歸

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

賣其馬

乃不歸

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

啓服馬名

斬而死

墮斬死也

公將爲之櫛

爲櫛棺也

子家子曰從者病

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

禮曰敝帷不齊爲埋馬也

啓

服馬名

正義曰釋畜云馬前右尾白啓郭璞曰左傳曰啓服詩云兩服上襄鄭玄云兩服中央夾轅者此馬毛色

名啓公用以夾轅故以啓服爲名也

注禮曰至馬也

正義曰櫛弓文也禮有埋馬之法子家子請以馬肉食從者者以公將爲之櫛所以深抑之公感子家子之言方始依

禮以帷裹之史記滑稽傳云楚莊王有所愛馬衣以文繡

置之葦屋之下席之以路牀啗之以棗脯馬病肥死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多辯常以談笑

風諫於是入門大笑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

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雕玉爲棺文梓音博發甲卒爲穿墉老弱負土廟食大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過一至於此爲之奈何俊孟曰請大王以六畜葬之以壙竈爲梓銅歷爲棺齊以薑桂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人勝於是公王乃使以馬屬大官無令天下聞之彼亦此之類也公

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

龍輔王名

遂入

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

陽穀齊邑

公衍公爲之

生也其母借出

出之齊邑

公衍先生公爲之母

曰相與借出請相與借告

留公衍母使待己共白公

三日

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於

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為此禍也

務人公為也始與公

若謀遂季氏

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

而以公衍為太子

疏

注龍輔玉名

正義曰周

以英蕩輔之杜子春云蕩謂以兩容盛此節謂鑄金為龍以玉為兩輔盛龍節謂之龍就此說兩不獻節故直云獻龍輔立卿云盛龍節之玉函其案說文云龍禱旱玉也為龍文又至人云上公用龍今輔與龍連文故云龍輔玉名善用此意 注出之產舍 正義曰內則云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于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悅於門右三日

則產舍是側室也

秋龍見于絳郊

絳晉國都魏獻

子問於蔡墨

蔡墨晉大史

曰吾聞之蟲莫知於

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

不知非龍實知

言龍無知乃人不知之耳

古者畜龍故國

有豢龍氏有御龍氏

豢御養也

獻子曰是二氏

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

昔有颺叔安

颺古國也叔安其君名

有裔子曰董父

裔遠

也玄孫之後爲裔

實甚好龍能求其者欲以飲食之

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

姓曰董

擾順也

氏曰秦龍

秦龍官名官有世功則以官氏

封諸

鬲川駿夷氏其後也

鬲水上夷皆董姓

故帝舜氏世有

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

孔甲少康之後九世君也其德

能順於天

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

合爲四

各有雌

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秦龍氏有陶唐氏

既衰其後有劉累

陶唐堯所治地

學擾龍于秦龍

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

御龍

夏后孔甲

以更豕韋之後

更代也以劉累八代彭姓之豕韋累身豕豕魯

縣承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
承其國爲承韋氏在襄二十四年
龍一雌死潛在益

以食夏后潛藏也藏以爲
夏后饗之既而使醢明龍不知

求之求致龍也
懼而遷于魯縣不能致龍故懼遷魯縣自貶退也魯縣今

也魯陽
范氏其後也晉范氏也
獻子曰今何故無

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方法
朝

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職有罪
失官不食

不食宿猶安也
官宿其業設水官脩
若

祿不食
抵弃之物乃抵伏抵止也
鬱湮不育鬱滯也湮塞也

也育生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

姓封爲上公爵上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

尊是奉五官之君長能脩其業者死皆配食於五行之神爲王者所尊奉木正曰

句芒正官長也取木生句曲而有芒角也其祀重焉火正曰祝融祝融明貌其祀

稷焉金正曰蓐收秋物摧蓐而可收也其祀該焉水正曰玄冥

水陰而幽冥其祀脩及熙焉土正曰后土土爲羣物主故稱后也其祀句龍焉在家則祀

中雷在野則爲社龍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龍不生得

也弃廢不然周易有之言若不爾周易無祿有龍在乾☰☰☰

乾下乾
上乾

之姤



巽下乾上姤
乾初九變

曰潛龍勿用

乾初九爻

辭

其同人



離下乾上同人
乾九二變

曰見龍在田

乾九二爻

辭

其大有



乾下離上大
有乾九五變

曰飛龍在天

乾九五爻

辭

其夬



乾下兌上夬
乾上九變

曰亢龍有悔

乾上九爻

辭

其坤



坤下坤上坤
乾六爻皆變

曰見羣龍無首吉

乾用九
爻辭

坤之剝



坤下艮上剝
坤上六變

曰龍戰于野

坤上六
爻辭

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

物謂上六卦所稱龍各不同也

今說易者皆以龍喻聖氣如

史墨之言則為皆是矣龍

獻子曰社稷五祀誰

氏之五官也

問五官之長皆定誰

對曰少皞氏有四叔

少皞金天氏

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

水

能治其官

使重為句芒

木

該為蓐收

金正

脩

及熙為玄冥

二子相代為水正

世不失職遂濟窮桑

此其三祀也

窮桑少皞之號也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皞之功死皆為民所祀窮

桑地在魯北

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

犁為火正

共工

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

共工在大皞後神農前以水名官者其子句龍能平

水土故死而見祀

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

方谷社稷故明言為社

稷田正也

掌播殖也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

烈山

氏神農
世諸侯

自夏以上祀之

祀

周弃亦爲稷

弃周之始

祖能播百穀湯既勝
夏廢柱而以弃代之

自商以來祀之

傳言蔡墨
之博物

疏

人實至實知 正義曰人以龍不生得而謂之爲知者此是人實不知非是龍實能知言龍可生得非是不生得也故說古有養龍之事以證龍可生得也以人不知有此事故今說之 注蔡御養也 正義曰服虔云蔡養也穀食曰蔡御

亦養也養馬曰圉禮養犬豕曰豢知其以穀養蓋龍亦食穀也御與圉同言養龍猶養馬故稱御 乃擾畜龍 正義

曰擾順也順龍之所改而畜養之 注酸水至董姓 正義曰鄭語云黎爲高辛氏火正命之曰祝融其後八姓董姓酸夷蔡

龍則夏滅之矣是也 注孔甲至九世 正義曰帝王世紀云少康子帝杼杼子帝芬芬子帝芒芒子帝泄泄子帝不降不

降弟帝喬喬子帝廣也。至帝孔甲，孔甲不降子。注合爲

四。正義曰：服虔云：四頭爲乘，四乘十六頭也。傳言賜之

鯀，龍賜之一乘之龍也。即云河漢各二，是河漢共一乘也。

又云：各有雌雄，是河漢之二皆一雌一雄也。故杜以合爲

四。注更代至四年。正義曰：傳言以夏豕韋之後，則豕

韋是舊國廢其君，以劉累代之。鄭語云：祝融之後八姓，大

彭豕韋爲商伯矣。又云：彭姓彭祖，豕韋則商滅之矣。如彼

文，豕韋之國至商乃滅於夏王孔甲之時。彭姓豕韋未全

滅也。下文云：劉累懼而遷于魯縣，明是累遷之後，豕韋復

國至商乃滅耳。夔二十四年傳：范宣子自言其祖在夏爲

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則劉累子孫復封豕韋杜跡其事

知累之後世更復其國爲豕韋氏也。舊無此解，杜自爲證

故云：在襄二十四年。夫物至不育。正義曰：此論致龍

之事物謂龍也。夫物物各有其官，當謂如龍之輩。蓋言風

皇麒麟白虎玄龜之屬，每物各有其官，主掌之也。其人居

此官者，將其爲官方術從朝至夕，終日脩之，若一日失其

所掌之職令其官方不理則有死罪及之居官者當死矣失其官方則不得食祿得死罪是不食祿也居官者安其爲官之業使職事脩理則其所掌之物乃自生至水官脩則龍至其餘亦當然也若減棄所掌之事令職事不脩則其物乃止息而潛伏沈滯壅塞不復生育以此故不可生而得也 注宿猶安也 正義曰夜宿所以安身故云宿

猶安也謂安心思其職業服虔云宿思也今日當預思明日之事如家人宿火矣玄卿以服義大迂曲 注泝減也

坻止也 正義曰釋詁文也上言官宿其業其物乃不職業不脩則物不至物雖不至尚有物在若減棄其官百事不理則其物止而潛伏不復生育乃今無有此物非徒不至而已 注鬱滯也湮塞也 正義曰賈逵云然杜用之

也鬱積是沈滯之義故屬滯也傳謂塞井爲堙井是堙爲塞也言此物沈滯壅塞不復生也 實列受氏姓 正義

曰列謂行列言五官皆然也人臣有大功者天子封爲國君又賜之以姓諸侯以國爲氏言其得封又得姓兼受之

也 注五官至尊奉 正義曰五官之君長死則皆為貴

神主者社稷五祀則尊者之如祭配食於五行之神即下

重該脩熙犁是也王者祭木少土金水之神而以此人之

神配之耳非專祭此人也分五行以配四時故五行之神

句芒祝融之徒皆以時物之狀而為之名此五者本為五

行之神作名耳非與重該之徒為名也晉語云號公夢在

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行在河公懼而走禘曰無

走帝命曰使晉糞于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醫占之對曰

如君之言則穉心也天之刑神也如彼文驍公所夢之狀

必非該之貌自是金神之形耳由此言之知句芒祝融玄

冥后土之徒皆是木火水土之神名非所配人之神名也

雖本非配人之名而配者與之同食亦得取彼神名以為

配者神名猶社本上神之名稷本穀神之名配者亦得稱

社稷也此五行之官配食五行之神天子制禮使祀焉是

為王者所尊奉也 注正官至重焉 正義曰正訓為長

故為官長木官之最長也其火金水土正亦然賈逵云慈

言萬物句芒非專木生也句杜誤耳木正順春萬物始生句而有芒角杜獨言木者以木爲其主故經云木正且此比萬物芒角爲甚故舉小而言劉炫以杜不取賈義而獨舉於木而規杜非也 注祝融至皦焉 正義曰杜不解

祝則謂祝融二字共爲明貌也賈逵云夏陽氣明明祝甚也融明也亦以夏氣爲之名耳鄭語云黎爲高辛氏火正以焯燿斯大光明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如彼文又似由人生名者彼以其官掌百火德又稱之故以夏氣昭明命之耳

注土爲至爲社 正義曰后者君也羣物皆上所載故土爲羣物之主以君言之故云后土也賈逵云句芒祀於戶祝融祀於竈葦收祀於門立冥祀於井后土祀於中霤今杜云在竈則祀中霤是同賈說也家謂宮室之內對野爲文故稱室非卿大夫之家也言在野者對家爲文雖在庫門之內尚無宮室故稱野且卿大夫以下社在野田故周禮大司徒云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

其社鄭玄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田主田祔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祔所宜木謂若松栢栗也是在野則祭爲社也此野田之社民所共祭即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人社是也劉炫云天子以下俱荷地德皆當祭地但名位有高低祭之有等級天子祭地祭大地之神也諸侯不得祭地使之祭社也家又不得祭社使祭中雷也雷亦地神所祭小故變其名賈逵以句芒祀於戶云云言唯天子之祭五神亦如此耳社以別祭五行神以五官配之非祀此五神於門戶井竈中雷也門戶井竈直祭門戶等神不祭句芒等也唯有祭后土者亦是土神故特辨之云在家則祀中雷在野則爲社言彼社與中雷亦是土神但祭有大小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取財於地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雷而國主社示本也是在家則祀中雷也大司徒以下同此禮也龍水至生得正義曰

漢氏先儒說左氏者皆以爲五靈配五方龍屬木鳳屬火

屬土白虎屬金神龜屬水其五行之次木生火火生土

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王者脩其母則致其子水官脩則
龍至木官脩則鳳至火官脩則麟至土官脩則白虎至
官脩則神龜至故爲其說云視明禮脩而麟至思睿信立
而白虎擾言從文成而神龜在沼聽聰知正而名川出龍
貌共體仁則鳳皇來儀皆脩其母而致其子也解此龍水
物者言龍爲東方之獸是北方水官之物也水官廢矣故
龍不生得言母不脩故子不至也杜氏旣無其說未知與
舊同否此下不注似與舊說異或當以爲龍是水內生長
故爲水官之物水官廢矣故龍不生得言水官不脩故
水內之靈獸也若如此解則上云物有其官當謂五靈
物各各自有其官官能脩理各自致物龍是水內之物
令水官致龍其鳳皇麟虎之輩共在天地之間不是寢
食火木生土出未知何官致鳳何官致虎未測杜言不可
彊言是用闕疑以俟來哲 在乾至于野 正義曰傳例
上下雖不用筮但指此卦某爻之義者即以某爻之變更
別爲卦即云此卦之某卦則此乾之姤宣十二年師之臨

是也劉炫云杜以之為適炫謂易之爻變則成一卦遂以
彼卦名爻乾之初九姤卦爻九二同人爻九五大有爻上
九夫卦爻用九全變則成坤卦故謂用九為坤蒼墨此意
取易文耳非據著求卦安有之適之義若以之為之適則
其非之適之意何以言其同人其大有此本當言初九九
二但以爻變成卦即以彼卦名爻其意不取於之適所言
其同人其大有猶引詩言其二章其三章先引初九故言
乾卦之姤爻初九言乾以下不復須云乾故言其同人其
大有就乾卦而其之其此同人爻其此大有爻以下文勢
悉皆若是也 之姤 正義曰巽下乾上姤乾之初九
爻變而成姤卦也其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乾為天為剛
巽為風為柔風行必有所遇猶女而行遇男故名此卦為
姤也 注乾初九爻辭 正義曰蔡墨此言取易有龍字
而已無取於易之義理故杜注唯指其辭之所在不解其
辭之意其說易者自具於此不復煩言也 同人 正義
曰離下乾上同人乾之九二爻變而成同人之卦也其象

曰天與火同人天體在上火性炎上同于天也猶君設政
教而臣民從之同之義故名此卦爲同人也服虔云天
在上火炎上同于天天不可同故曰同人 大有 正義
曰乾下離上大有乾之九五爻變而成大有之卦也其彖
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柔得尊位謂
六五也五位尊而柔居之處尊以柔居中以大體無二陰
以分其應上下應之無所不納大有之義故名此卦爲大
有 夫 正義曰乾下兌上夫乾之上九爻變而成夫卦
也其彖曰夫決也剛決柔也此卦五陽而決一陰乾爲天
爲剛爲健兌爲澤爲柔爲說以剛正決柔邪故名此卦爲夫
注乾用九爻辭 正義曰乾之六爻皆陽坤之六爻皆
陰以二卦其爻既純故別揔其用而爲之辭故乾有用九
坤有用六餘卦其爻不純無揔用也六爻皆變乃得揔用
乾之六爻皆變則成坤卦故謂用九之辭爲其坤也六爻
既變而不用卦下之辭者周易用爻卦下之辭非變又無
龍文史墨指說於龍故以用爲語 坤之剝 正義曰坤

下艮上剝坤之上六爻變而成剝卦也其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剝卦五陰而一陽陰漸長而滅陽猶邪長而剝損

正道故名此卦為剝也

若不至物之

正義曰蔡墨言

古者龍可生得人皆見之故周易之辭以龍為喻若使龍

不朝夕出見誰能知其動靜而得以物名之易言潛龍飛

龍及龍戰之等明是見其飛潛見其戰鬪而得以物名之

是知龍可生得古人見龍形也

少皞氏有四叔

正義

曰少皞氏有四叔四叔是少皞之子孫非一時也未知於

少皞遠近也四叔出於少皞耳其使重為勾芒非少皞使

之世族譜云少皞氏其官以鳥為名然則此五官皆在高

陽之世也楚語云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

可方物顛頊受之乃命木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

地以屬民是則重黎居官在高陽之世也又楚語云黎為

高辛氏火正命之曰祝融則黎為祝融又在高辛氏之世

案世本及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黎如彼

文黎是顛頊之曾孫也楚語云少皞之衰顛頊受之命

重黎似是即位之初不應即得命曾孫爲火正也少皞世代不知長短顓頊初已命黎至高辛又加命不應一人之身綿歷兩代事旣久遠書復散亡如此參差難可考校世家云共工作亂帝嚳使黎誅之而不盡帝誅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黎復居火正爲祝融即如此言黎或是國名官號不是人之名字顓頊命黎高辛命黎未必共是一人傳言世不失職二者或是父子或是祖孫其事不可知也由此言之少皞四叔未必不在高辛世者也此五祀者居官有功以功見祀不是一時之人脩熙相代爲水正即非一時也且傳言世不失職便是積世能官其功益大非是暫時有功遂得萬世承祀明是歷選上代取其中最有功者使之配食亦不知初以此人配食何代聖王爲之蓋在高辛唐虞之世耳 汪窮桑至魯北 正義曰窮桑少皞之號帝王世紀亦然賈逵云虞窮桑以登爲帝故天下號之曰窮桑帝賈以濟爲渡也言四叔子孫世不失職遂渡少皞之世杜以少皞之世以爲名官不得有木正火正故以

濟爲成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皞之功言少皞
有王功子孫能成之故死皆爲民所祀也少皞居窮桑定
四年傳稱封伯禽於少皞之虛故云窮桑地在魯北土地
名窮桑闕言在魯北相傳云耳 注共工至見祀 正義
曰十七年傳鄭子言前世名官從下而上先言炎帝以火
名次言共工以水名次言大皞以龍名是共工在大皞後
神農前以水名官者也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
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能平九州是能平水土也
言共工有子謂後世子耳亦不知句龍之爲后土在於何
代少皞氏既以鳥名官此當在顓頊以來耳 注方答至
爲社 正義曰獻子問社稷五祀既答五祀當更答社稷
但句龍既爲后土又亦配社蔡墨既答五祀方答社稷故
明言后土爲社也 稷田正也 正義曰月令云孟春行
冬令則首種不入鄭玄云首種謂稷也周語云宣王不藉
千畝虢文公諫曰民之大命在農是故稷爲大官然則百
穀稷爲其長遂以稷名爲農官之長正長也稷是田官之

長 注烈山至諸侯

正義曰魯語及祭法皆云烈山

之有天下也其子能殖百穀故祀以爲稷言有天下則昇

天子矣杜注不得爲諸侯也賈逵鄭玄皆云烈山炎帝之

號杜言神農世諸侯者案帝王世紀神農本起烈山然則

初封烈山爲諸侯後爲天子猶帝堯初爲唐侯然也若然

烈山即神農而云神農世爲諸侯者案世紀神農爲君愬

有八世至榆罔而滅亦稱神農氏是愬號神農也故烈山

氏得於神農之世爲諸侯後爲神農也劉炫以爲烈山氏

即神農非諸侯而規杜非也此及魯語皆云其子曰柱祭

法云農者劉炫云蓋柱是名其官曰農猶呼周棄爲稷

注棄周至代之 正義曰棄爲周之始祖能播殖百穀經

傳備有其事以其後世有天下號國曰周故以周冠棄棄

時未稱周也書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孔

安國云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勳

德政草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

故不可而止是言成湯變置社稷之由也湯於帝世年代

猶近功之多少傳習可知故得量其優劣改易祀典意欲遷社而無及句龍棄功乃過於柱廢柱以棄爲稷也其五祀之神重黎之輩若更有賢能亦應遷徙但其功莫之能先帝王不敢改易故得永流萬代常在祀典良由後世之臣弼後王之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

趙鞅

意謙故也

趙武孫也荀寅中行荀吳之子汝濱晉所取陸渾地

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

刑鼎

今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爲鐵計令一鼓而足因軍役而爲之故言遂

著范宣子

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

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

民卿大夫以序守之

序位次也

民是以能尊其

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

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傳二十七

年文公蒐祫廬脩唐叔之法以爲盟主今弃是度也而爲

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弃禮微書故不尊貴貴何

業之守民不奉上則上失業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

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范宣

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夷蒐在文六年一蒐而三易中軍師賈季箕鄭之徒遂作亂故曰亂制若之

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

蔡史墨
即蔡墨

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

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

亡也

范宣子刑書中旣廢矣
今復興之是成其咎

其及趙氏趙孟與

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鑄刑鼎本非趙鞅意
不得已而從之若能

脩德可以免禍爲定十三年
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

疏

注令晉至言遂 正義
曰服虔云鼓量名也曲

禮曰獻米者操量鼓取晉國一鼓鐵以鑄之但禮之將命
置重而執輕鼓可操之以將命即豆區之類非大器也唯
用一鼓則不足以成鼎家賦一鼓而鐵又大多且之類之
物當稱之以權衡數之以鈞石寧用量米之器量之鐵故
杜以爲賦晉國者令民各出功力均賦取其功也流石爲
器用橐肩火動橐謂之鼓今時俗語猶然今身又流石爲

鐵計令一鼓使足故云賦晉國一鼓鐵也遂者因上以
之辭因城汝濱遂鑄刑鼎故言遂也 著范至刑書止

義曰范宣子制作刑書施於晉國自使朝廷承用未嘗宣
示下民今荀寅謂此等宣子之書可以長為國法故鑄鼎
而銘之以示百姓猶如鄭鑄刑鼎仲尼譏之其意亦與叔
向譏子產同 民是至度也 正義曰守其舊法民不悖
知臨時制宜輕重難測民是以能尊其貴畏其威刑也官
有正法民常畏威貴是以能守其業保祿位也貴者執其
權柄賤者畏其威嚴貴賤尊卑不愆此乃所謂度也言小
謂法度正如此是也 今棄至為國 正義曰今棄是貴

賤常度而為刑書之鼎民知罪之輕重在於鼎矣貴者斷
獄不敢加增犯罪者取驗於書更復何以尊貴威權在鼎
民不忌上貴復何業之守貴之所以為貴只為權勢在焉
勢不足畏故業無可守貴無可守則賤不畏威貴賤既無
次序何以得成為國 注范宣至亂制 正義曰於時晉
侯將以上穀亦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

以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改策于董更以趙盾
將中軍狐射姑佐之是一蒐而三易中軍師三易者上致
梁益耳將中軍是易代前人是一易也狐射姑將中軍是
二易也又趙盾將中軍是三易也致使賈季箕鄭之徒怨
恨而作亂其事文公之傳具矣因此蒐而有此亂故曰晉
國之亂制又加至亡也正義曰宣子刑書久已廢矣
今復變易與之以成其滅亡也劉炫云范氏取夷蒐之法
以爲國制雖則爲非書已廢矣縱應有禍亡釁已歇今苟
寅更求其事又加增范氏之惡焉范氏已欲免禍今復改易之而使亡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釋不朝
正于廟

夏

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未同盟而
赴以名

秋八月葬

晉頃公

三月而
葬遠

疏

頃公正義曰謚
法慈仁和民曰頃

冬十有二

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徐子稱名以名告也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

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

徵明也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公在鄆二十九年公在

乾侯而經不釋朝正之禮者所以非責公之妄且明過謬猶可掩故不顯書其所在使若在國然自是鄆人潰叛齊晉卑公子家忠謀終不能用外內奔之

疏

春王至過也正義曰

經書公在乾侯者季氏以此告廟釋公不得朝正故國史書之于策也釋例曰昭公之孫每正月必書者以孫告廟也公二十五年始出居鄆及乾侯累歲居外而仲尼不書于經故傳曰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既以非責公之妄且明過謬之可掩故不顯書其在外使若在國然也自三十年至於終沒則皆顯書其所在之地傳皆隨年

而互言其事明罪之在公非復過謬也三代封建自上及
下降殺以兩君不亢高臣不極甲彊弱相參衆力相須賢
愚相厠故雖有昏亂之君亦有忠賢之輔我周東遷晉叔
是依無知之亂實獲小白驪姬之妖重耳以興天下雖瓦
解而不土崩海內雖鼎沸而不益溢天生季氏以貳魯侯
季氏未有篡奪之惡公雖失志亦無抽筋倒懸之急聽用隸
豎僥倖之私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身死於外見貶於
春秋也是言罪在公書公在之意也杜言見貶於春秋者
公當在國治民每歲書公在外是其貶責公也劉炫云序
云諸言不書皆仲尼新意然則前三年魯史皆書公在仲
尼去之仲尼所以不於此先書公在鄆與乾侯者所以非
公之妄妄似季氏且明過謬猶可掩此年書者自是鄆人
潰叛云云此年云非公且過過三十一年云言不能外內
三十二年云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每歲發傳言公
之罪也 注徵明至所在 正義曰不先書鄆與乾侯一
事之中有兩種之意一者非責公之妄一者明公過謬猶

可掩也非責公之妄者以君舉必書公在乾侯與鄆臣子當委曲詳錄今輕略不記似若不足可錄所以非責公之妄也明公過謬猶可掩者被臣所逐出居於外若顯然書之則恥惡尤甚故隱而不書猶若在國欲明公過謬之失尚可容掩也此以徼爲明明公過不可掩也襄二十八年傳云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徼過徼亦爲明明告喪者之過也彼言徼審也審其事知無他故以明其過失也服虔云非公且徼過昭公無道久在亦季氏非公不肯釋言公在某地春秋之義亦以不書徼季氏之過此年書者公不得入晉外內有因辱季氏閔而釋之所謂事君如在國案明年傳云言不能外內又明年傳云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皆是傳說經意非責昭公不是季氏非公也即如服言往前季氏非公不肯釋公所在此年以後方始閔而釋之所謂事君如在國則往前季氏時不如在國矣二十七年扈之會范獻子何以已言季氏事君如在國也季氏奪公鄆邑與公交戰行貨齊營使不

納公禱于場宮求君不入及其死也猶欲絕其北域加之惡謚閔公之事復安在乎

夏六月晉

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

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馬子

矯送葬

在襄十五年

今吾子無貳何故

矯葬共使

對

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

大宜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

隨時共所求

字

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

職貢與其備御不虐矣之患豈忘共命

不言

敢忘共命以所備
御者多不及辨之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

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

御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

矣紼統索也禮送葬必執紼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

獲數矣不得如先王禮數大國之惠亦慶其加善

也謂善其君自行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底致也取備

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在襄二十九年我先君

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

卿也

少年少也

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

女盍從舊

盍何不也

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

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

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傳言大叔之敏

疏

注紼輓至執紼

正義曰紼禮或作紼禮記儀禮云王言如綸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紼紼是六繩

也周禮天子葬用六紼喪大記君葬用四紼大夫葬用二紼紼爲葬之所用是輓索也案禮雜記諸侯執紼五百人

大夫三百人鄭立云天子蓋千人也天子諸侯之喪紼用紼西序而屬紼焉備火災而輓之也王制云喪三年紼

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謂喪在殯踰紼而行也周禮大司徒云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又遠云

大喪帥六遂之役屬六時鄭玄喪大記注云在棺曰時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時是紼引一物從所在而異名耳禮送葬而必執紼曲禮文也鄭玄云葬喪之大事紼引也索也鄭之先君親送晉侯葬者傳無其文游吉今言之葬亦嘗有矣 慶其至而已 正義曰善其有加不討其乏明知鄭國致其情實取充備而已 我先君簡公在楚

正義曰由簡公在楚上卿守國故少卿行耳鄭玄以爲簡公若在君當自行其言非傳言也

吳子使

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

二十七年奔故

二公

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

大封與土田定其所徙之居

使

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

二子奔楚使逆之於養

也養即所封之邑

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戍城之

城取

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

胡田故胡子之地

將以害吳

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

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

柔服焉猶懼其至

柔服謂不與吳構怨

吾又彊其讎以

重怒之無乃不可乎

讎謂二公子

吳周之胄裔也

而奔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

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

先王謂大王王季亦自西戎公比諸

華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

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

遠矣

言其事行可知不久

我盍姑億吾鬼神

億安也

而

寧吾族姓以待其歸

善惡之歸

將焉用自播揚

焉

播揚猶勞動也

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

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

防壅山水以灌徐

已

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

斷髮自刑示懼

攜其夫

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

之遂奔楚

邇近也

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

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夷城父也

吳子問於伍員

曰初而言伐楚

在二十年

余知其可也而恐其

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

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

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

肄猶勞也

一師至彼

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

敝罷

於亟肄以罷之

亟數也

多方以誤之旣罷而

後以一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

是乎始病

為定四年
吳入楚傳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

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適歷
晉地

夏四月丁巳

薛伯穀卒

襄二十五
年盟重丘

疏

注襄二至重丘正義曰
傳言同盟故書此穀與魯

必嘗同盟矣薛於重丘以前雖數與魯盟但薛入春秋以來卒葬不見經傳未知此穀以何年即位故舉去今近

者言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將使意如逆公
故荀躒來唁

秋葬薛獻公

無傳

冬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邾大夫
濫東海

昌慮縣不書

邦史闕文

疏

注不書邦史闕文正義曰公羊穀梁亦以濫為邾邑而傳解其無邾之意

邾人以濫封此黑肱使爲別國故不繫於邾以非天子所封故無子男爵號其言不可通於左氏左氏無傳明是闕文一傳見其文關而妄爲說耳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

外內也

公內不容於臣子外不容於齊晉所以久在乾侯

晉侯將以師納

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

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

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

言我爲子受無咎之任

季孫

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

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

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

示憂感

伏而對

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

言願事君君不肯還

不敢辟罪

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

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

而賜之死

雖賜以死不絕其後

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

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

敢有異心

君皆謂魯侯也蓋季孫探言罪己輕重以答荀躒

夏四月季

孫從知伯如乾侯

知伯荀躒

子家子曰君與之

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

在一言矣君必逐之

言晉既憂君君一言使晉晉必逐之

荀躒以

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

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

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

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己所能見夫人

者有如河

夫人謂季孫也言若見季孫已當受禍明知河以自誓

荀躒掩

耳而走

怪公所言示不忍聽

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

魯國之難

言恐獲不納君之罪今納而不入何敢復知邪

臣請復於寡

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

歸祭君事

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

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

傳言君歸

不得獲自在

疏

我愛其無咎其使子必無咎受其貨故保任之

正義曰言我爲子受其重任季孫至

跣行

正義曰練冠蓋如喪服斬衰既練之後布冠也麻衣當是布深衣也問喪云親始死徒跣跣行不履以其不

得事君示己憂戚之深也

不絕至之死

正義曰此季

孫探言季己之意不絕季氏之祀或更立其子弟直屬其

身死而已服虔云言賜不使死是為以死賜之
若賜死即是不殺下句何須更言弗殺弗亡
薛伯穀

卒同盟故書

謂書名也入春秋來薛始書名故發傳
經在荀躒唁公上傳在下者欲魯事相

次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皆楚楚沈尹

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

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

弦及豫章左司馬
沈尹戌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

也

謀在前年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

地故也黑肱非命
卿故曰賤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

如是

是黑肱也

夫有所名而不如其已

有所謂有地也

言雖有名不如無名已止也

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

終爲不義弗可滅已 是故君子動則思禮

行則思義不爲利回

回正心也

不爲義疚

疚病也見義則

爲之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

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

守先人嗣言其尊

作而

不義其書爲盜

求名而不得也二十年豹殺衛侯兄欲求不畏疆禦之名

邾

庶其

在襄二十一年

莒牟夷

在五

邾黑肱以土地

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

春秋叛者多唯取三

人來適魯者三人皆小國大夫故曰賤

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

貪也

物事也肆放也齊豹書盜懲肆也三叛人名去貪也

若艱難其身

身爲艱難

以險危大人

大人在位者

而有名章徹

謂得勇名攻

難之士將奔走之

攻猶作也奔走猶赴趣也

若竊邑叛君

以徼大利而無名

謂不書其入名

貪冒之民將寘

力焉

盡力爲之不傾於見書

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

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

無禮

隱逆皆數而不忘
記事之善者也

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

文微而義著

婉而辨

辭婉而旨別

上之人能使昭明

上之人謂在位者

能行其法非賤人所能

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

貴之



婉而辨意一也故杜云辭婉而旨別辭婉則文微也

正義曰此婉而辨則與微而顯其旨別則義顯也上句微而顯者據文雖微隱而義理顯著

下句婉而辨者辭雖婉順相似而旨意有殊故重起其文也此與成十四年婉而成章其事異此彼謂諱君惡與此不同也

十二月辛亥朔日

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

歌

轉婉轉也

且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

食何也

簡子夢適與日食會謂咎在己故問之

對曰六年及此

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

史墨知夢非日食之應故釋日食之

咎而不釋其夢

入郢必以庚辰

庚辰定四年十一月庚辰入

郢日月在辰尾

辰尾龍尾也周十二月今之十月日月合朔於辰尾而食

庚午

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謫變氣也庚午十月十九

日去辛亥朔四十一日雖食在辛亥更以始變為占也午南方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日以庚午有變故災在楚楚之仇敵唯吳故知入郢必吳火勝金者金為火妃食在辛亥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吳入郢也



注庚日至

入郢正義曰於天文房心尾為大辰尾是辰後之星也日在辰尾自謂在辰星庚辰入郢乃謂日是辰日二辰不

同而以日在辰尾配庚為庚辰者二辰實雖不同而同名曰辰以其名同故取以為占此則史墨能知非是人情所測定四年十一月庚辰吳入郢是其言之驗也此十二月日食彼十一月入郢則是未復其月而云及此月者長歷定四年閏十月庚辰吳入郢是十一月二十九日杜云昭三十一年傳曰六年十二月庚辰吳入郢今十一月者并閏數也然則彼是新閏之後且十一月二十九日又其月垂盡故得為及此月也注辰尾至而食正義曰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共為蒼龍之體南首北尾角即龍角尾即龍尾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是房心與尾共為大辰故言辰星龍尾也周十二月今之十月月令孟冬之月日在尾是此時日月合朔於辰尾而日食也注謫變至年也正義曰昏義云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為之食謫譴責也人有咎責氣是於天故謫為變氣也長歷此年十月壬子朔故庚午是十月十九日也從庚午下去十二月辛亥朔為四十一日雖食在辛亥之日而更以庚午為占

舍近而取遠自是史墨所見其意不可知也午為南方之辰楚是南方之國故午為楚之位也午是南方辰火也庚是西方之日金也日以庚午有變午在南方必南方之國當其咎故災在楚楚之仇敵唯有吳耳故知入郢必是吳也其日庚午庚金午火五行相剋火勝金金以畏火之故金為火妃夫妻相得而彊是楚彊盛之兆雖被吳入必不亡國故知吳入郢終亦弗克言其不能滅楚也食在辛亥之日亥在北方水位也北方水數六故曰六年吳入郢也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

無傳公別居乾侯遣人

誘闕而取之不用師徒

疏

注公別至師徒正義曰公

案傳定元年將葬昭公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則闕

是魯公葬地非是邾邑公羊不可通於左氏也土地在東

平須昌縣東南有關城是也賈逵云昭公得闕季氏奪之

不用師徒謂北取闕為季氏取於公也案檢經傳公自出

奔以來唯齊侯取鄆以居公耳未言公取闕之處安得取於公也且若是季氏奪公無由得言廟書經故杜以爲公取之也四年傳例曰凡克邑不用師徒日取知公遣人誘而取之不用師徒也夏吳伐越秋

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

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城成周世叔申世叔儀孫也國參子產之子不書盟時公在外未及告

公公注世叔至已薨正義曰傳稱晉魏舒合諸侯

已薨疏之大夫子狄泉尋盟令城成周則此時爲盟矣

而不書盟者賈逵云魯有昭公難故會而不盟案傳文無魯人辭盟之事其城成周又魯人共城之矣何以言會而

不盟也若以難辭當辭不會身既在會何故辭盟豈以昭公在外而欲背盟乎故杜以爲不書盟者時公在外未及

告公而公已薨既不得告公故不書於經也案傳尋盟令城成周則盟在城前猶得書城而盟不書者晉合諸侯大夫本以城事召之孟懿子將從晉命即以告公雖會還乃書而已告公訖故得書之其尋盟之事晉不豫令諸侯大夫既集晉始發意尋盟之事未嘗告公故行還不得書也此云城成周者實未城也晉人始計功庸賦丈數以令諸侯耳明年傳稱正月庚寅莪三旬而畢是明年始城也此未城而已書城知本以城事召集因集而書城耳

十

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日十五

疏

注十五日正義曰傳

言十一月令城成周雖無其日明年乃始城之當在月之將末杜顯言此十五日者言盟去公薨日近以明未及告

也意

傳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

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

其人謂子家羈也言公不能用人故於今猶在乾

侯

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

自此之前雖疆事小爭未嘗用大兵

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

存亡之數不過三紀

歲星三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歲

越得歲而吳

伐之必受其凶

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

其殃

注此年至其殃正義曰十一年傳稱長弘對景王云歲在家章言十一年歲星在丕章也又曰歲

在大梁蔡復楚凶謂十三年歲星在大梁也十三年距此十九年耳歲星歲行一次十二年而行天一周則三十五年復在大梁從彼而歷數之則此年始至析木之津而此年歲在星紀者歲行一次舉大數耳其實一歲之行有餘

一次故劉歆三統之術以爲歲星一百四十四年行天一百四十五次計一千七百二十八年爲歲星歲數言數滿此年剩得行天一周三統之歷以庚戌爲上元從上元至襄二十八年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歲星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除之得積終八十二去之歲餘九百九十以一百四十五乘歲餘得十四萬三千五百五十以一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六爲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爲次餘從襄二十八年至昭十五年合有一百一十八年歲星年行一次年有一餘以次加次得一千一十四以餘加餘得一百四十四餘數滿法又成一次以從積次得一千一十五也以十二去之餘餘次一百四十四用七個一百四十四年還得剩行天一周也餘七命起星紀筭外得鶉火是昭十五年歲星在鶉火也計十三年在大梁十五年當在鶉首而在鶉火者由其餘分數滿剩得一次猶如閏餘滿而成月也以十五年歲在鶉火歷而數之則二十七年復在鶉火故此年在星紀也於十二次分野

星紀是吳越之分也。歲星是天之貴神所在之次，其闕自福。今越得歲星，故吳伐之則凶也。吳越同分而得越，福只凶者以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賈逵云：然杜從之也。鄭玄云：天文分野斗主吳，牽牛主越。此年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凶。案史傳所云吳越同分，不言於次之內，更復分星。姜氏任氏共守玄，掎復以何星主齊，何星主薛也。且據三統之術，星紀之初斗十二度，至於牽牛初度，乃爲中耳。十五年餘分始滿，則此年之初歲星初入此次，伐越在夏，未得已。至牽牛鄭之此，說爲妄之甚也。

秋八月王使冏辛與石張如

晉請城成周

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

天

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

爲伯父憂

俾使也兄弟謂子朝也伯父謂晉侯

我一二親睦甥

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

謂二十三年一師圍郊至于今

勤戎五

年

謂二十八年晉籍秦致諸侯之成至于今

余一人無日忘之

念諸侯勞

閔

閔焉如農夫人望歲懼以待時

閔閔憂貌王憂亂常閔閔

冀望安定如農夫之憂飢冀望來歲之將熟

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

之業弛周室之憂

肆展放也二文謂文侯仇文公重耳也弛猶解也

微

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

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

都崇文德焉

作成周遷殷民以爲京師之東都所以崇文王之德

今我欲

徼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成人無

勤諸侯用寧螫賊遠屏晉之力也螫賊喻其災害

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

徵怨于百姓徵召也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

之庸功也先王之靈以爲大功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

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云欲罷戍而城雖有後

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

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

使伯音對

伯音辭不信

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

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

衰差也序次也

於是焉

在

在周所命

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

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

尋平丘盟

魏子南面

居君位

衛彪僂曰魏子必有

大咎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

彪僂衛大夫

詩

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

驅

詩大雅戒王者言當敬畏天之譴怒不可遊戲逸豫馳驅自恣渝變也

況敢于位

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

計所當城之丈數

揣高卑

度高曰揣

度厚薄仞溝洫

度深曰仞

物土方議遠邇

物相也相取土之方而遠近之宜

量事期

知

幾時

計徒庸

知用幾人功

慮材用

知費幾材用

書餼

糧

知用幾糧食

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

付所當城

尺書以授帥

帥諸侯之大夫

而效諸劉子

效致也

韓

簡子臨之以爲成命

履其事以命諸侯經所以不書魏舒

疏

注謂

二至于今

正義曰

蔡二十七年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

之戍于周而此杜云二十八年者以十二月垂盡去在十

二月至周則在二十八年故云五年也 注作成至之德

正義曰杜知作成爲崇文王之德者以上傳云徵文武

之福即云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崇文德故以爲崇文王

之德劉炫以爲崇文德之故而規杜非也 注螿賊喻災

害 正義曰螿賊食苗之蟲釋蟲云食根蠹食節賊故以

螿賊喻災害也 注詩大五讀怒 正義曰此詩大雅板

之篇刺厲王之詩也詩注以天謂厲王此據上天斷章取

意 注叶所至丈數 正義曰謂周迴遠近之丈數也知

者下別云揣高四度厚薄故也 屬役賦文 正義曰屬

役謂屬聚丁役也賦丈謂課付尺丈上既號令丁役之事

以告諸侯令諸國各出若干之役築

若干之丈故云屬役賦丈書以授帥也 十二月公疾

徧賜大夫 從公 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

者 一環一璧輕服 受之大夫皆受其

琥王 器 一環一璧輕服 之照 受之大夫皆受其

賜已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

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

乾侯言失其所也不薨路寢
為失所趙簡子問於史

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

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

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謂有三地有五

行謂有體有左右謂有各有如耦謂陪王

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

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

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

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奉之無常人言唯德也君臣

無常位自古以然史墨跡古今以實言故詩曰高岸爲

谷深谷爲陵詩小雅言高下有變易三后之姓於今爲

庶主所知也三后虞夏商在易卦雷乘乾曰大

壯乾下震上大壯震在乾上故曰雷乘乾天之道也乾爲天子震爲諸侯

而在乾上君臣易位猶臣大彊壯若天上有雷昔成季友相之季也文

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

嘉聞

嘉名聞於世

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

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

而有大功於魯

立僖公

受費以爲上卿至於

文子武子

文子行父武子宿

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

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

失國

失國權

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

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

可以假人

器車服
名爵號

疏

注琥玉器

正義曰周禮大
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

地四方白琥禮西方鄭玄云虎猛象秋嚴禮經及記言琥
多矣都不說其狀蓋刻玉爲虎形也 一環一璧 正義

曰釋器云肉倍好謂之璧肉好若一謂之環李巡曰肉倍

好璧邊肉大其孔小也肉好若一其孔及邊肉大小適等

曰環也 故詩至爲陵 正義曰詩小雅十月之交大夫

刺幽王也 注三后虐夏商 正義曰從周而上故數此

三代三代子孫自有爲國君者言其賤者爲庶人也

需乘乾曰大壯 正義曰乾爲天爲剛震爲雷爲動天以

剛而動動則爲雷壯之大者故曰大壯 注乾爲至有雷

正義曰說卦乾爲天爲君君之極尊者是天子也震爲長

子其卦云震驚百里聲達百里之內而有震曜之威是諸

侯之象諸侯而在天子之上象如君臣易位是天之道也

動 注 假人 正義曰器謂車服也名謂爵號也

借人名器則君失位矣故不可以假人也言魯君失位大借季氏以權柄故令昭公至此出外因以戒人君使懲創也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二